

典藏
大师

当代最知名的管理大师

汉迪
作品

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

思想者

[英] 查尔斯·汉迪 (Charles Handy) 著

查尔斯·汉迪自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K835.61

78

2007

思想者

查尔斯·汉迪自传

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

[英]查尔斯·汉迪 (Charles Handy) 著

阎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英) 汉迪著；闫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694-7

I. 思…

II. ①汉…②闫…

III. 汉迪-自传

IV. K835.61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3110 号

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

[英] 查尔斯·汉迪 著

闫佳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9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1930年4月，爱尔兰布雷市，简·斯科特嫁给了教区助理牧师布雷恩·汉迪，一系列的事件由此展开，至今仍未停息。



尚在襁褓中的我，躺在爸爸的臂弯里。



接着，我长成了这个矮个儿男孩，旁边是我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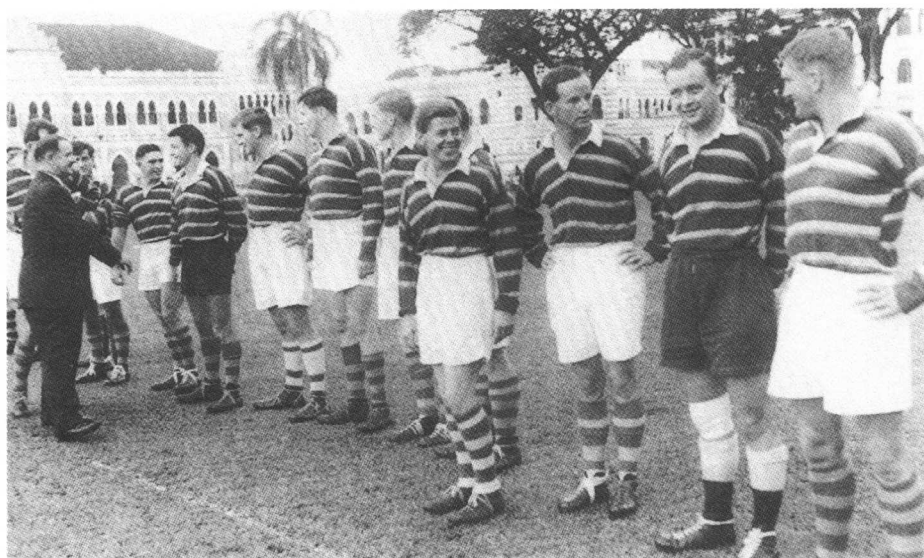
我渴望当个运动员，
但我最多就参加过后勤队
(右下方那个就是我)。



生活变得严肃起来
——19岁，在牛津。

但也没有那么严肃——
与凯瑟琳·克里斯蒂在牛津
大学奥列尔学院的舞会上。





我最后一次在球场上露面——在吉隆坡皇家兰莪俱乐部（在殖民时期，这里曾是英国人的专属娱乐休闲场所）。



其他的事，都留在我的记忆中了——跟伊丽莎白在一起。



回到伦敦，
我们正式结婚。

家族链继续延伸下去——
与长女凯特在一起。



我差点就没接住——与儿
子斯科特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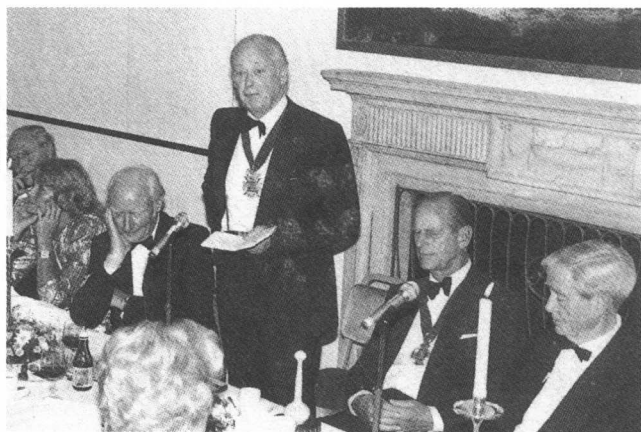


全家福——连狗都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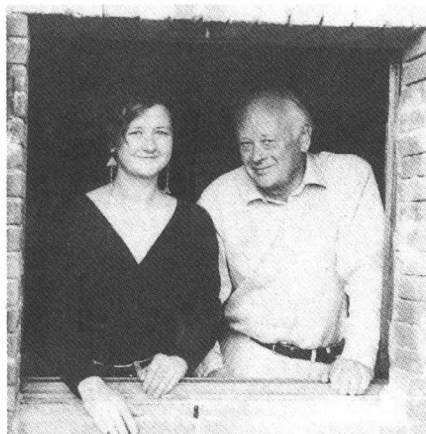


在圣乔治学院任学监时，
摄于温莎堡。

显然，这场致辞
不怎么样——1988 年，
在皇家艺术和制造促进
学会任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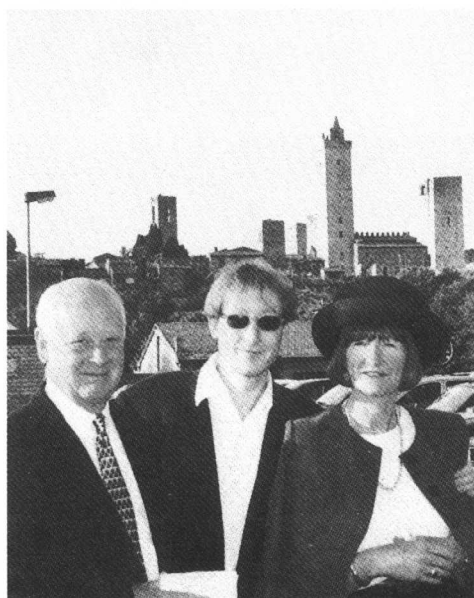
在 BBC 播音——真的有人在听吗？



可窗外的景色美不胜收——与长女凯特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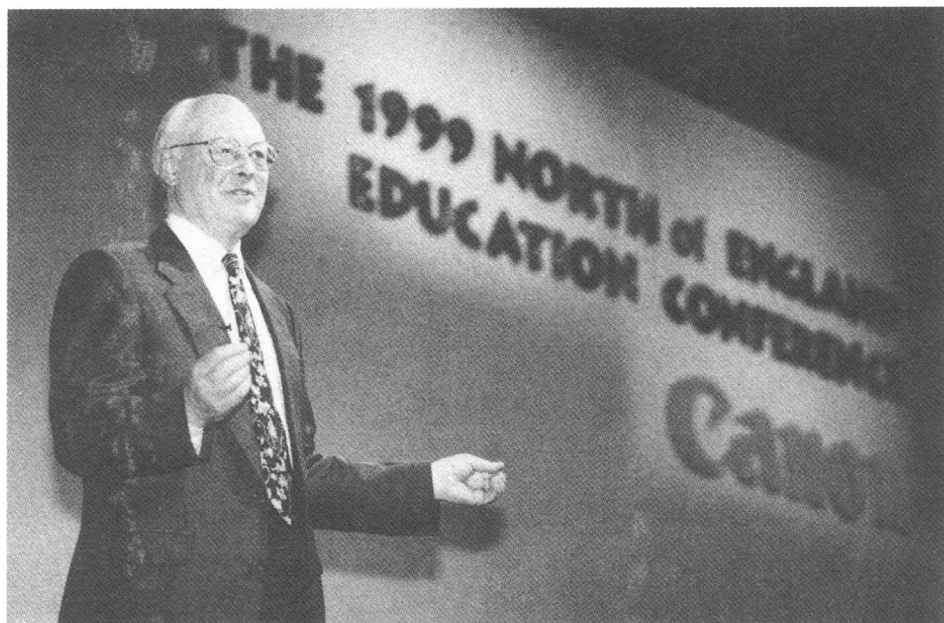
唉，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归我——我们在托斯卡纳的小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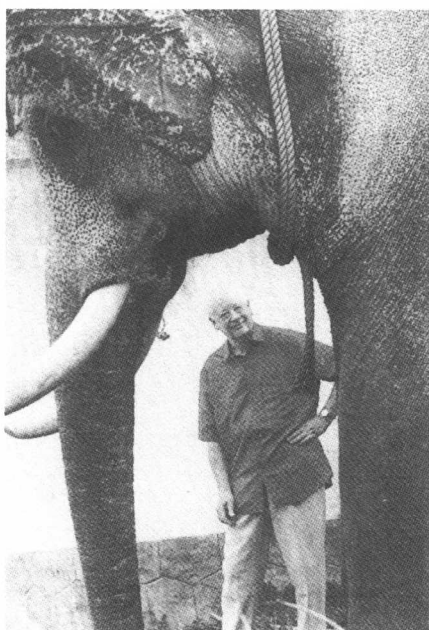
古城圣吉米安诺就在附近——与妻伊丽莎白、子斯科特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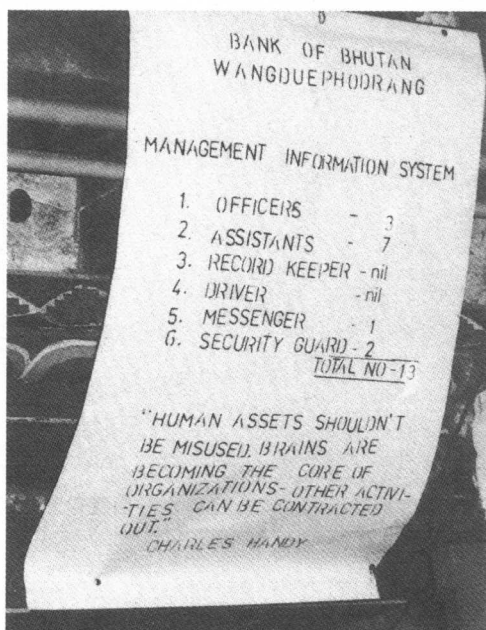
一个多重身份的妇女——伊丽莎白在伦敦的厨房。



文不对题地教着老师们——就任北英格兰讨论会主席。



为我的书《大象与跳蚤》做宣传。



但它把我的信息弄到了最古怪的地方——银行窗户上贴的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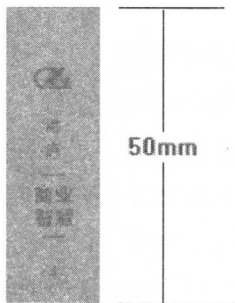
一切为了您的阅读体验

- 当您长时间阅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眼睛发酸？
- 您在阅读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觉得书很重？拿的时间长了会觉得手很酸？
- 您在阅读的时候，手会不会被油墨弄脏、被锋利的纸边划伤？
- 您是不是在书店的书架上很难发现想要找的书？
- 您是不是经常对书的封面、装帧设计有想法？
- 您是不是想知道编辑在制作一本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的编辑善意地提醒您，获得知识不能够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辨认，我们在每本图书的书脊上部 50mm 处，全部用红色标记，称之为——“小红帽”，读者可以在浩如烟海的书堆中清楚地发现。



用轻型纸

您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所使用的是轻型纸，价格比一般的纸更贵。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纸，主要是为了让您享受

更好的阅读体验：

a) 轻型纸的白度大约在 80° 左右（国际上提倡纸张的使用白度不高于 84° ，色泽为原色调），这样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舒适感、不刺眼、不疲劳，长时间阅读不易对读者的视力造成损伤。

b) 轻型纸的质感和松厚度好，耐折，不透明度高。油墨吸收性好，不易脱落，不会被油墨弄脏手。

c) 轻型纸和普通纸相比，用其印制的图书比用普通纸印制的图书重量约轻 $1/3$ ，这样无论是携带还是阅读，都更为方便。

d) 轻型纸的韧度好，与质地较脆的普通纸比较，翻阅的时候声音小，也不容易破损；纸张不易泛黄，所印书籍可长期保存。

e) 轻型纸成书后，切口有毛边，正是这些不太美观的小毛边，保证不会像小刀片一样，划伤手。

f) 轻型纸是纯木浆纸，在生产过程中不含荧光增白剂，造纸时不会对纸浆进行漂白、蒸煮处理，只需打浆处理，因而不会有废气废液排出。从环保的角度考虑，我们更愿意采用更为环保的轻型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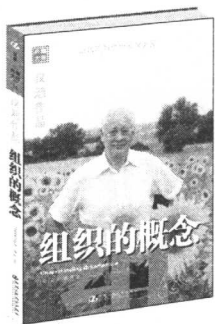
关注阅读体验

我们的调查显示，读者在 500~600 字的长时间阅读后会感到逐渐疲劳。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字体、字号和行距，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读者阅读感受。每页设计的字数可以在阅读疲劳周期的低谷到来之前，使读者稍作停顿，减轻读者的阅读疲劳，舒适的阅读感觉油然而生。

中文版序

想到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土地上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回顾 30 年的写作生涯，我发现我的书勾勒出了我心目中西方经济的商业革命的进程。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种商业革命之中，但其速度却要比西方的快得多。在这 30 年里，我写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回答工作、生活和管理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思索“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最近又在探讨“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在现今的中国，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是需要解答的。

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 1976 年，我给书取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因为那时我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多数在组织里工作的人们并不理解什么



是组织，或者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使得人们工作得不开心，也没有效率，而且往往会失败。在我看来，有时候组织会成为禁锢人类灵魂的监狱。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时就经常会有这种体验。

我的第一本书成为了标准的教科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 100 万册，而且在 30 年后的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教学用书。这就告诉我，国家可能有兴衰起落，但人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如此。世界会改变，但人性不会，而我的书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组织却是会变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并且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实现协

同配合。我们不再需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完成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改变了管理者的一切。你无法直接看到你的员工并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所以你就必须加倍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给他们报酬。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买下人们的时间然后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如果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远离主要组织的较小单位中完成工作，那我们何不直接购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琐碎的监督工作，省去对下属的监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都离得很远。组织能够节省办公空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及用于管理的时间。

总之，我们可以把很多为我们工作的人和群体看成是供应商而非雇员。这样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 1980 年可并非如此，因此我开始写第二本书《工作与生活的未来》（*The Age of Unreason*）。我想要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组织、协调、沟通工作时，可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并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由三类工作者组成：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自雇工作者。我认为后两种工作者应该是把自己看成是拥有独特的顾客组合和项目组合的“组合式工作者”，所以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一种收入来源。

